

《八大锤》（一名：《断臂说书》）

主要角色

王佐：老生
 陆文龙：小生
 岳飞：老生
 乳娘：老旦
 金兀术：净

情节

金兀术侵宋，岳飞率军迎拒于朱仙镇。兀术不得逞，乃调其义子陆文龙前来助战。陆文龙原是潞安州节度使陆登之子。十六年前，兀术攻破潞安，陆登夫妇死难，兀术把抱在乳娘怀中的陆文龙掳回抚养，并认为义子。陆文龙少年英俊，阵前骁勇无敌。岳飞派岳云等四个使用双锤的大将，和陆文龙车轮大战，均被陆文龙击败。宋营参军王佐素知陆文龙的身世，向岳飞献计，拟诈降金营说陆文龙归宋，岳飞持重劝阻。王佐回到自己帐中，终夜筹思；翻阅史书，忽见《要离刺庆忌》故事，触动灵机，于是自断左臂，诈降兀术。兀术见状，深信不疑，将他收留。王佐遂乘机向陆文龙的乳娘道出来意；并藉着说书的机会，旁敲侧击，打动陆文龙。在乳娘的帮助下，陆文龙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国仇家恨。帮助宋军，打败了兀术，重返故国。

注释

《八大锤》又名《断臂说书》，取材于《精忠说岳演义》。这个剧本是由中国京剧团叶盛兰、李盛藻、王玉敏与本院编辑处陶君起共同整理的。主要改动了以下两点：

- 一、原本王佐与乳娘道明乡亲后，乳娘即说出流落金邦的经过，并深以陆文龙“认仇作父”为恨，而王佐亦立即道破自己的来意；这样描写未免简略；整理本在此处略加充实。
- 二、原本陆文龙在归宋途中，枪刺兀术，兀术“真龙出现”，陆文龙又感念“十六年养育之恩”，遂放兀术逃走；整理本修改了这一情节。

根据《京剧丛刊》第十三集整理

【第一场】

（四军士押粮车、严正芳、何元庆、岳云、狄雷同上。）

严正芳（白） 车夫们，趲行者！

（粉孩儿牌。众人同走圆场。）

严正芳（白） 俺。严正芳。

何元庆（白） 何元庆。

岳云（白） 岳云。

狄雷（白） 狄雷。

严正芳（白） 众位将军请了。

何元庆、

岳云、

狄雷（同白） 请了。

严正芳（白） 你我奉了元帅将令，催押粮草，去往朱仙镇前听用；且喜粮草俱已催齐，不免回营交令。众位将军请来传令。

何元庆、

岳云、

狄雷（同白） 你我一同传令。

严正芳、

何元庆、

岳云、

狄雷（同白） 众将官，速速趲行！

四军士（同白） 啊！

(〔牌子〕。众人同下。)

【第二场】

(四金兵、四金将、兀术同上。)

兀术 (点绛唇) 将士英雄，军威压众，兵英勇，战马如龙，令出山摇动。

(兀术上高台。)

兀术 (念) 屡次兴兵夺宋朝，身经百战费辛劳。一心要把中原扫，一统山河归吾朝。
(白) 孤，大金邦四太子、昌平王、完颜宗弼，皇号兀术。奉了老王之命，带领三川六国人马，夺取宋室天下。怎奈岳飞用兵如神，屡次交锋，不能取胜。也曾命人回国，搬取吾儿陆文龙前来助战，未见到来。

列位平章，

四金将 (同白) 狼主。

兀术 (白) 今日交锋，非比寻常，必须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进前者赏，后退者，插箭游营！

四金将、

四金兵 (同白) 啊！

(报子上。)

报子 (白) 启狼主：岳飞领兵已至朱仙镇。

兀术 (白) 再探！

报子 (白) 啊。

兀术 (白) 儿郎的，杀！

(兀术上马，众人同下。)

【第三场】

(陆文龙上。)

陆文龙 (引子) 胸藏虎豹韬，英名几时标。

(念) 中原成逐鹿，山河风雨飘。金戈征尘滚，壮志吞南朝。

(白) 俺，陆文龙。父王兀术。俺虽生长北国，最喜南朝打扮。我父王夺取中原，每未成功；而今屯兵朱仙镇，不知胜负如何？正是：

(念) 但愿苍天遂我愿，灭却宋朝方称心。

(旗牌上。)

旗牌 (念) 奉了老王命，搬请智勇人。

(白) 殿下在上，小将有礼。

陆文龙 (白) 罢了。我父王扎兵朱仙镇胜负如何？

旗牌 (白) 启禀殿下，宋将十分骁勇，奉了狼主之命，特请殿下前去助战。

陆文龙 (白) 既然如此，待我禀知乳娘，一同前往。正是：

旗牌 (念) 全凭殿下双枪勇，

陆文龙 (念) 哪怕宋军百万强！

(陆文龙下，旗牌随下。)

【第四场】

(〔牌子〕。四宋军、岳飞同上。)

岳飞 (念) 统领貔貅将，对垒到疆场。

(白) 本帅姓岳名飞字鹏举。可恨金人屡犯中原，本帅统领雄兵，与他交战。如今屯扎朱仙镇上，那兀术又统兵前来，必要杀他个片甲不归，方消我恨！

(报子上。)

报子 (白) 金兵讨战！

岳飞 (白) 再探。

(报子下。)

岳飞 (白) 众将官，迎敌者。

(四金兵、四金将引兀术同上，会阵。)

岳飞 (白) 马前来的可是兀术?

兀术 (白) 然。

岳飞 (白) 兀术! 尔进犯我朝，屡败不退，今又兴兵前来，俺恨不得食尔之肉。休走看枪——

兀术 (白) 岳元帅! 你国二圣被孤家掳回我国，每日坐井观天; 好不笑煞人也!

岳飞 (白) 一派胡言，看枪——

兀术 (白) 岳元帅! 你自不量力，孤家无礼了。

(岳飞、兀术同起打，兀术败下，岳飞追下。四金将同上，岳飞上，同起打。兀术上，岳飞败下，兀术、四金兵同追下。)

【第五场】

陆文龙 (内西皮导板) 奉命助战兼程往，
(旗牌背双枪上，乳娘、车夫、陆文龙同上。)

陆文龙 (西皮流水板) 披星戴月奔疆场。
吩咐车辆往前闯，

(旗牌、车夫、乳娘同下。)

陆文龙 (西皮摇板) 灭却宋军保父王。

(陆文龙下。)

【第六场】

(四宋军、岳飞同上。严正芳、何元庆、岳云、狄雷同上。)

严正芳、

何元庆、

岳云、

狄雷 (同白) 参见元帅，末将等交令。

岳飞 (白) 罢了。粮草可曾催齐?

严正芳、

何元庆、

岳云、

狄雷 (同白) 粮草催齐，元帅查点。

岳飞 (白) 不必查点，众位将军之功也。

严正芳、

何元庆、

岳云、

狄雷 (同白) 可曾与那贼见过阵来?

岳飞 (白) 见过一阵，大败而回。

严正芳、

何元庆、

岳云、

狄雷 (同白) 末将等抵挡一阵。

岳飞 (白) 须要小心。

严正芳、

何元庆、

岳云、

狄雷 (同白) 得令。

带马。

(岳飞下，严正芳、何元庆、岳云、狄雷同上马。四金兵、兀术同上，起打。兀术败下。四金将同上，起打，四金将同败下。严正芳、何元庆、岳云、狄雷同追下。)

【第七场】

(四金兵、四金将、兀术同败上。旗牌上。)

旗牌 (白) 启狼主：乳娘到。

兀术 (白) 唤她进来。

旗牌 (白) 唤乳娘。

(旗牌下。乳娘上。)

乳娘 (念) 想起潞安甚惨伤，老爷夫人双双亡。

(白) 参见狼主。

兀术 (白) 一路劳乏，后面歇息去吧！

乳娘 (白) 多谢狼主。

(乳娘下。旗牌上。)

旗牌 (白) 殿下到。

兀术 (白) 唤他进来。

旗牌 (白) 有请殿下。

(旗牌下。陆文龙上。)

陆文龙 (西皮摇板) 双枪能敌千员将，

(白) 见了父王问安康。

(白) 父王在上，儿臣打躬。

兀术 (白) 一旁坐下。

陆文龙 (白) 谢座。

(报子上。)

报子 (白) 报！岳飞讨战。

兀术 (白) 再探！

(报子下。)

兀术 (白) 啊！这姓岳的，他、他又杀来了！

陆文龙 (白) 启父王，既是岳飞讨战，待儿臣出马生擒岳飞入帐。

兀术 (白) 吾儿有此胆量？

陆文龙 (白) 有此胆量。

兀术 (白) 好。

儿郎的！殿下出马，尔等鞍前马后，多加小心。

四金将、
四金兵 (同白) 啊！

(兀术、四金将同下。)

陆文龙 (白) 儿郎的！杀上前去！

(陆文龙上马，四宋军、岳飞同上，起打。岳飞败下，陆文龙追下。)

【第八场】

(严正芳、何元庆、岳云、狄雷同上。)

严正芳、
何元庆、
岳云、
狄雷 (同念) 柳林春试马，虎帐夜谈兵。

(四宋军、岳飞同败上。)

严正芳、
何元庆、
岳云、
狄雷 (同白) 参见元帅，胜负如何？

岳飞 (白) 番营出了一员小将，十分骁勇，难以取胜！

严正芳、
何元庆、
岳云、
狄雷 (同白) 待我等出马，会他一阵。

岳飞 (白) 尔等出马，用车轮战法擒他，本帅大兵随后。

严正芳、
何元庆、
岳云、

狄雷 (同白) 得令。

(岳飞上马, 四金兵、陆文龙同上, 同开打, 岳飞败下。狄雷、严正芳、何元庆、岳云先后上, 车轮大战。岳飞上, 严正芳、何元庆、岳云、狄雷、岳飞合战, 同败下。陆文龙追下。)

【第九场】

(四宋军、严正芳、何元庆、岳云、狄雷、岳飞同上, 过场, 同下。四金兵、陆文龙同追上。宋军摇旗免战。)

陆文龙 (三笑) 哈哈, 哈哈, 啊哈哈!
(白) 儿郎的, 团团围住了。

(众人同下。)

【第十场】

(王佐上。)

王佐 (念) 要为天下奇男子, 须立人间未有功。

(四宋军、岳飞同上, 王佐迎出。岳飞、王佐同入座。报子上。)

报子 (白) 陆文龙讨战!

岳飞 (白) 再探。将免战牌悬挂营门。

报子 (白) 得令!

(报子下。)

岳飞 (白) 唉, 想俺岳飞, 累次与金人交战, 未尝有此大败; 今日被陆文龙连败数员上将, 恨煞我也。

王佐 (白) 啊, 元帅, 那陆文龙, 莫非是当年潞安州节度使陆登之子么?

岳飞 (白) 正是此子。

王佐 (白) 闻得他父母, 命丧金人之手, 如今为何反助仇人?

岳飞 (白) 想当年潞安州城破之时, 此子未满三月, 就被掳入番邦, 他焉能知晓。

王佐 (白) 哦, 待我去至番营, 诈降兀术, 顺说那陆文龙归宋。大哥意下如何?

岳飞 (白) 贤弟, 此事不可造次, 画虎不成反类犬。你料理军务去吧。

王佐 (白) 是是是, 告退。

(王佐下。)

岳飞 (白) 众将官, 小心防守。

(岳飞、四宋军同下。)

【第十一场】

(【起初更鼓】。)

王佐 (内二黄导板) 听谯楼打初更玉兔东上,

(二旗牌提灯引王佐同上。)

王佐 (回龙) 为国家秉忠心, 食君禄, 报王恩, 昼夜奔忙。

(二黄原板) 想当年在洞庭逍遥放荡,

到如今食君禄未报宋王。

岳大哥他待我手足一样,

俺王佐无功劳怎受荣光。

今夜晚思一计番营去闯,

留一个美名儿万载传扬。

(白) 想俺王佐有何妙计混进番营, 顺说那陆文龙……(1)

(【起二更鼓】。)

王佐 (二黄原板) 怎能够思巧计番营来进,

前后话对文龙细说衷情。

前又思后又想无有计定——

(王佐入座，二旗牌同下。)

王佐 (二黄原板) 倒不如上公案观看古今。
(王佐看书。)

王佐 (白) 汉室卫律、苏武，一个降顺北国，一个打入羊群，执意不降，每日食毡饮雪，忠心不改。真是忠佞各别了!

(【起三更鼓】。)

王佐 (二黄原板) 汉室中卫律声名不正，
怎比得那苏武一片丹心。
饥食毡渴饮雪忠心耿耿，
似这等忠良臣能有几人。

(王佐换书。)

王佐 (白) 《东周列国》，倒要看看。
(王佐看书。)

王佐 (白) 《要离断臂刺庆忌》，《要离断臂刺庆忌》。哎呀且住！想那要离断臂，刺死公子庆忌，乃是大丈夫所为，俺王佐何不学他一学，以报岳大哥知遇之恩也。

(王佐修书。【起四更鼓】。)

王佐 (二黄散板) 那要离刺庆忌颇有志量，
留下了美名儿万古传扬。
俺王佐学要离番营去闯，

(王佐脱外衣，取剑。)

王佐 (二黄散板) 顾不得生和死天作主张。
(王佐断臂，倒地。【起五更鼓】。二旗牌同上。)

二旗牌 (同白) 王将军醒来！

王佐 (二黄导板) 一霎时只觉得疼痛难忍！
(王佐坐起，抚断臂，疼痛。)

王佐 (二黄散板) 为国家断了臂诈降番营。
二旗牌 (同白) 将军为何如此？

王佐 (白) 尔等不要声张。来来来，这里有书信一封，呈与岳元帅，有人问你老爷，就说另有公干。

二旗牌 (同白) 是。
(二旗牌欲行。)

王佐 (白) 转来。此乃机密大事，不可走露风声，违令者斩。

二旗牌 (同白) 遵命。
(二旗牌同下。)

王佐 (白) 看天色已明，投奔番营去者。
(王佐下。)

【第十二场】

(二旗牌同上。)

二旗牌 (同白) 有请元帅。
(岳飞上。)

岳飞 (念) 筹思无良计，闷坐在大营。
(白) 何事？

二旗牌 (同白) 王将军有书信一封，元帅请看。

岳飞 (白) 呈上来。

(【牌子】。岳飞看信。)

岳飞 (白) 传王贵、郑环进帐。(2)
(王贵、郑环同上。)

王贵、
郑环 (同白) 参见元帅。有何吩咐？

岳飞 (白) 命你二人巡营瞭哨，等待王佐将军的消息，不得有误。
(岳飞下。)

王贵、
郑环 (同白) 得令。
(王贵、郑环同下。)

【第十三场】

(四金兵、陆文龙、兀术同上。)
兀术 (念) 兴兵攻宋室，
陆文龙 (念) 一战建奇功。
(金兵甲上。)
金兵甲 (白) 启狼主：拿住宋营奸细。
兀术 (白) 啊！押进帐来！
金兵甲 (白) 啊。
(金兵甲、金兵乙押王佐同上。)
王佐 (白) 叩见狼主。
兀术 (白) 哇！胆大奸细，敢来窥探军情，推出斩了！
王佐 (白) 留头讲话。
陆文龙 (白) 是啊，父王，要让他留头讲话呀。
兀术 (白) 好，讲！
王佐 (白) 难臣王佐，乃岳飞帐下随营参军。只因昨日岳飞被狼主杀得大败，闭营不战，是我劝他归顺狼主；他是执意的不降。当时将难臣左臂砍去，高声大骂，定要扫尽金酋，迎请二圣还朝，那时再将难臣斩首。哎呀狼主啊！想我死是死不了，活是活受罪，望求狼主收留革命哪！
(王佐哭。)
兀术 (白) 孤家不信你的谎言。
王佐 (白) 狼主不信，狼主请看！
(王佐指断臂。)
兀术 (白) 岳飞呀岳飞，降与不降但凭于你，为何下此毒手？
啊王佐，你为孤家吃苦了，孤家收留于你就是。
王佐 (白) 谢狼主。
兀术 (白) 你如今已是我国的人了，必须改个名儿才是。
陆文龙 (白) 是啊，必须与他起个名字才是。
兀术 (白) 哎呀，他叫……
王佐 (白) 暖，苦哇！
兀术 (白) 有了，你为孤家吃了苦，就叫“苦人儿”吧。
陆文龙 (白) 苦人儿么？甚好。
王佐 (白) 是是是。
兀术 (白) 苦人儿，从今以后，满营之中，任你行走；有人问起，就将岳飞断臂之事与他们说明。吩咐大小三军，不可拦阻。孤命太医与你调治膀臂，后营歇息去罢。
王佐 (白) 多谢狼主。
(王佐出，陆文龙抚其臂，王佐负痛，下。)
兀术 (白) 儿啊，为父已命人搬取铁浮图、火炮，待等来时，攻打宋营，哪怕岳飞不灭！
正是：
(念) 恼恨岳飞心毒狠，
陆文龙 (念) 军中哪有断臂刑！
兀术 (白) 儿啊，随为父来呀。
(笑) 哈哈！
(众人同下。)

【第十四场】

(乳娘上。)
乳娘 (二黄原板) 叹老爷为国家忠心丧命，

陆夫人寻自尽一命归阴。
我心中只把那金人愤恨，
十六载冤仇事常挂在心。

(白) 老身薛氏，当年在潞安州陆登陆大老爷府中，曾为乳娘。只因金人攻破潞安州，老爷为国尽忠自刎而死，夫人也尽节而亡；是我怀抱不满三月的公子，被金人掳到金邦，至今一十六载，冤仇未报。思想起来，好不愁闷人也。

(二黄摇板) 血海冤仇不能报，
怎不叫人珠泪抛。

(王佐上。)

王佐 (二黄摇板) 这几天到番营未有巧遇，
怎能够见文龙细说端的。

(白) 来此已是陆文龙的营帐，待我偷觑偷觑。

(王佐看。)

乳娘 (白) 哇，哪里来的奸细！
来，与我拿下了。

王佐 (白) 啊，老太太不要高声，我本南朝废人，狼主见我可怜，收留收下，取名“苦人儿”，各营任我游戏，今日闲暇，特到后帐，观看宝帐虎威。啊，老太太，休得见怪。

乳娘 (白) 哦，不错，昨日闲听殿下言道，有一南朝将官，名唤王佐，投顺我国，改名苦人儿，就是你么？

王佐 (白) 是啊。

乳娘 (白) 失敬了。

王佐 (白) 岂敢，岂敢。听老太太讲话，不像此地人氏？

乳娘 (白) 老身本不是此地人氏。

王佐 (白) 哪里人氏？

乳娘 (白) 湖广潭州人氏。

王佐 (白) 怎么？老太太是湖广潭州人么？

乳娘 (白) 哦，听你之言，你莫非也是湖广潭州人氏么？

王佐 (白) 不错，我也是湖广潭州人哪。

乳娘 (白) 如此说来，我们是乡亲哪。

王佐 (白) 是啊，你我是乡亲哪。

乳娘 (白) 这倒巧得紧！

王佐 (白) 巧得紧。

乳娘 (白) 正是：
(念) 久旱逢甘雨，
王佐 (念) 他乡遇故知。
(笑) 哈哈……
(白) 来来来，重见一礼。

乳娘 (白) 重见一礼。

王佐 (白) 啊，老太太，你因何流落在此啊？

乳娘 (白) 这……
(乳娘望。)

乳娘 (白) 此地不是讲话之所，请到里面叙谈。

(乳娘、王佐同入内。)

王佐 (白) 老太太因何至此啊？

乳娘 (白) 再休提起！老身薛氏，十六年前，在潞安州陆登陆大老爷府中，曾为乳娘；那年金兵大破潞安州，老爷尽忠，夫人尽节，撇下公子，未满三月，就被狼主带回金邦，故而至此。

王佐 (白) 听你之言，那陆大老爷还有后么？

乳娘 (白) 怎能的无有哇！前几日在两军阵前，枪挑数员宋将的，那就是公子啊。

王佐 (白) 怎么？在两军阵前，枪挑数员宋将，那就是陆公子？
(王佐试探。)

王佐 (白) 哎呀呀，真真是英雄盖世啊！

乳娘 (白) 唉! 说什么英雄盖世, 可叹我家公子, 他就忘……
(乳娘顿悟失言。)

王佐 (白) 啊, 忘什么?

乳娘 (白) 唉, 你, 你, 你不问也罢。

王佐 (白) 是是是。
哎呀且住! 看这乳娘颇知大义, 我想此事成功, 就应在她的身上也。
(二黄摇板) 听她言来喜心上,
尊声安人听端详;
为公子断去左臂膀,
舍死忘生到番邦。

乳娘 (白) 如此说来, 你为了我家公子, 吃了苦了哇。
(乳娘抚王佐膀臂, 王佐疼痛颤抖。)

王佐 (二黄摇板) 这断臂的情由莫声张,
泄露机关祸难当。
少时公子回营帐,
全仗安人作主张。(3)

金兵甲 (内白) 殿下回营。

乳娘 (白) 公子已回, 快快躲避。
(乳娘下。)

王佐 (白) 是是是。
(王佐急出帐, 四金兵、陆文龙同上。四金兵同下。)

王佐 (白) 参见千岁。

陆文龙 (白) 啊, 苦人儿, 这几日未见, 你往哪里了?

王佐 (白) 这几日那些王爷平章们, 这个请我吃酒, 那个叫我说评书, 今日闲暇, 特来与千岁请安。

陆文龙 (白) 哦, 你还会说评书么?

王佐 (白) 一肚子的评书呢。

陆文龙 (白) 好。你且稍待。
有请乳娘。

(乳娘上。)

乳娘 (白) 殿下回来了。何事?

陆文龙 (白) 有个苦人儿, 他会说评书。请乳娘一同听书。

乳娘 (白) 好好好, 一同听书。

王佐 (白) 千岁, 这是何人?

陆文龙 (白) 这就是乳娘太太。

王佐 (白) 哦, 这就是乳娘太太?
(陆文龙向乳娘。)

陆文龙 (白) 这就是苦人儿。

王佐 (白) 苦人儿与老太太请安。

乳娘 (白) 罢了, 你还会说评书么?

王佐 (白) 正是。

乳娘 (白) 既然说书——啊, 殿下, 必须赐他一个座位, 暖茶一壶才是。

陆文龙 (白) 原有他的座位。
苦人儿, 你就坐下。

王佐 (白) 千岁在此, 哪有苦人儿的座位?

乳娘 (白) 殿下赐座, 你就坐下吧。

陆文龙 (白) 自己人不必客气。

王佐 (白) 如此, 谢座。
啊老太太, 苦人儿告坐。

乳娘 (白) 殿下, 请坐。

陆文龙 (白) 乳娘, 你也坐下。
(王佐、陆文龙、乳娘同坐。)

王佐 (白) 请问殿下, 喜听文的, 还是喜听武的呢?

陆文龙 (白) 小王习武，自然武的好。

乳娘 (白) 是呀，武的好哇。

陆文龙 (白) 武的热闹。

王佐 (白) 要听忠的，不是奸的？

陆文龙 (白) 小王喜的是忠臣，恨的是奸党。

乳娘 (白) 是呀，我家殿下，喜的是忠臣，恨的是奸佞啊！

王佐 (白) 哦，忠的好。如此待我讲一段《骅骝思乡》的故事听听可好？

陆文龙 (白) 哦，《骅骝思乡》的故事，倒要听上一听。

乳娘 (白) 要听上一听哪。

陆文龙 (白) 你且讲来。

(王佐咳嗽，拍醒木。陆文龙一惊。)

陆文龙 (白) 这是做什么？

王佐 (白) 此乃是书头。

乳娘 (白) 这是说书的规矩呀。

陆文龙 (白) 这说评书还有规矩呀？

乳娘 (白) 还有规矩呀。

王佐 (白) 无有规矩就不成方圆了。

陆文龙 (白) 你慢慢讲来。

王佐 (念)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七雄五霸乱春秋，顷刻兴亡过首。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什么龙争虎斗。

(王佐拍醒木。)

陆文龙 (白) 他怎么又来了。

王佐 (白) 残词念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不说前唐后汉，古今兴废；单说的是南朝真宗驾前一段故事。

陆文龙 (白) 哦，南朝的一段故事？倒要听上一听。

王佐 (白) 朝中有一家忠良，名唤杨延昭。

陆文龙 (白) 哦，杨延昭，是个忠臣。

乳娘 (白) 乃是大大的忠良。

王佐 (白) 此人乃镇守三关的元戎，北国屡次犯境，被杨元帅杀得是望风而逃。北国萧后，心生一计，勾通南朝一家奸佞，姓王名强字钦若。

陆文龙 (白) 哦，王钦若，是个大大的奸党。

乳娘 (白) 是个大大的奸佞啊！

王佐 (白) 那日真宗早朝，那王钦若要暗害杨家，上殿启奏一本，言道：臣启万岁，北国有一骑好马，此马头上有角，遍体生鳞，眼如日月，四蹄如烟，身長八尺；日行千里见日，夜走八百不明，名为日月骠驹追风驹。

陆文龙 (白) 倒是一骑宝马！

王佐 (白) 我国若有人能将此马盗回朝来，可算得国家之祥瑞也。宋王闻奏，问道：何人能将此马盗回来呢？那王钦若奏道：要盗此马，非三关杨元帅不可。啊千岁，这就是奸佞暗害忠良之计呀！

陆文龙 (白) 哦。

王佐 (白) 宋王听信逸言，一时下了旨意，命三关杨元帅去往北国盗马。杨元帅接罢圣旨，回到帐中，是闷闷的不乐。他帐下有一员大将，姓孟名良字佩苍。

陆文龙 (白) 哦，孟良！是员大将。

乳娘 (白) 是员大将。

王佐 (白) 进帐问起情由，讨下将令，愿往北国盗马。啊千岁，你可晓得那孟良的出身哪？

陆文龙 (白) 他是什么出身？

王佐 (白) 他乃绿林出身，能通三川六国的语言，乔装改扮了北国的模样，他就一日连两日，两日连三日，混进了番营。噯，那北国之人就无人认得他是南朝的大将啊。且喜呀，不到一月之功，即将此马盗回来了。

陆文龙 (白) 哦，这大将真乃好手段哪！

乳娘 (白) 真真好手段！
后来呢？

王佐 (白) 宋王一见此马，十分的欢喜；赏赐孟良，加封杨元帅的官职。只是，可惜呀可惜！

陆文龙 (白) 可惜什么？

王佐 (白) 可惜那骑宝马，自到南朝，一连七日七夜，不食草料，眼望北国大吼了三声，就饿死了。

陆文龙 (白) 却是为何？

王佐 (白) 那马它是思乡啊！

陆文龙 (白) 哦，那马还会思乡！

乳娘 (白) 有道是良马比君子，俱是一样。

王佐 (白) 还是老太太讲得有理，良马比君子，俱是一样啊！

陆文龙 (白) 哦，是是。

王佐 (白) 马尚且思乡，何况人乎？

(二黄摇板)

啊，老太太，我看如今的人儿啊，反倒不如畜类了哇！
那马倒有思乡意，
如今的人儿不如它！

陆文龙 (白) 好哇！
(陆文龙拍掌。)

王佐 (白) 完了。

陆文龙 (白) 往下讲。

王佐 (白) 无有了。

陆文龙 (白) 不好，不热闹。

王佐 (白) 怎么，还不热闹？

陆文龙 (白) 不热闹。

乳娘 (白) 是呀，你要讲一个热闹的故事。

王佐 (白) 哎呀，还要听热闹的？
(王佐想。)

王佐 (白) 有了，待苦人儿说一段四狼主大破潞安州的故事。

陆文龙 (白) 可是我父王大破潞安州的故事？

王佐 (白) 正是我国狼主大破潞安州的故事。

陆文龙 (白) 我们倒要听上一听。

乳娘 (白) 倒要听上一听。

陆文龙 (白) 苦人儿，快快讲来！

王佐 (白) 慢来，慢来。这有画图一幅，悬挂起来，照图言讲。

陆文龙 (白) 好，悬挂起来。
(陆文龙挂图。乳娘见图欲哭，王佐急示意制止。)

王佐 (白) 啊老太太，你看上面热闹不热闹？
(乳娘忍泣。)

乳娘 (白) 热闹，热闹！

王佐 (白) 这是我一只手画出来的，我画的可好啊？
(乳娘悲哽。)

乳娘 (白) 是你一只手画的，难为你了！好好好。

陆文龙 (白) 苦人儿，这画图之上，有许多兵将，还是宋军，还是我国人马？

王佐 (白) 这上面么。宋军也有，我国人马也有。

陆文龙 (白) 苦人儿，上面有一员大将，手持宝剑自刎，他是何人？

王佐 (白) 这就是潞安州节度使，姓陆名登，人称“小诸葛”。只因与我国交战，不能取胜，我兵势众，攻破了城池，陆老先生就拔剑自刎，为国尽忠而死。

陆文龙 (白) 哦，那旁有一妇人，悬梁自缢，她是何人？

王佐 (白) 那是陆老夫人。见丈夫为国尽忠，她也尽节了。

陆文龙 (白) 啊，苦人儿，看上面还有一员大将，好像我父王模样，为何与他人下拜？

王佐 (白) 千岁若问上面那员大将，嗳，本是我国四狼主；见陆老先生为国尽忠一死，令人可敬，故而在那里拜了他一拜。

陆文龙 (白) 我父王拜得，小王我可拜得么？

王佐 (白) 千岁么？可以；哦，正拜，正拜！

陆文龙 (白) 哦, 拜得的?

乳娘 (白) 你还要多拜几拜呀!

陆文龙 (白) 陆老先生在上, 受小王一拜。
(陆文龙拜。)

王佐 (白) 啊, 陆老先生, 千岁在这里拜见你呀!

陆文龙 (白) 啊, 苦人儿, 那陆老先生已死, 他为何立尸不倒?

王佐 (白) 那陆老先生, 恐他后辈不肯与他报仇, 故而立尸不倒。

陆文龙 (白) 哦, 那陆老先生他还有后么?

王佐 (白) 怎的无有? 有道是忠良不绝后哇。

乳娘 (白) 是呀, 忠良不绝后。

陆文龙 (白) 那旁有一妇人, 怀抱一婴孩, 为何在那里啼哭啊?

王佐 (白) 那乃是陆府乳娘, 怀抱陆公子, 未满三月, 见他一家死得可惨, 故而在那里啼哭啊。
(乳娘哭出声。)

陆文龙 (白) 啊乳娘, 你怎么啼哭起来了?

乳娘 (白) 我, 我听他一家死得可惨, 故而伤心落泪。

陆文龙 (白) 哎呀呀, 你这不是“听评书落泪, 替古人担忧”。

王佐 (白) 着哇, 你那不是替古人担忧哪吗?

乳娘 (白) 怎么? 我替古人担忧!
哎呀呀, 我又替古人担忧了。

陆文龙 (白) 真乃是愚人!

王佐 (白) 真乃是愚人, 愚人。

陆文龙 (白) 苦人儿, 此子他还在么?

王佐 (白) 此子么? 尚在。

陆文龙 (白) 现在哪里?

王佐 (白) 被我国四狼主带回我国抚养。

陆文龙 (白) 哦, 今在我国抚养。此子他今年多大年纪了?

王佐 (白) 若问他的年纪么?
(王佐看乳娘。乳娘作手势。)

王佐 (白) 哦, 哦, 今年一十六岁了。

陆文龙 (白) 哦, 一十六岁, 哎呀, 与小王同庚哪。

王佐 (白) 怎么, 千岁也是一十六岁吗?

陆文龙 (白) 正是。

王佐 (白) 哎呀呀, 这倒巧得很。

乳娘 (白) 巧得很。

王佐、
陆文龙、
乳娘 (同笑) 啊哈哈!

陆文龙 (白) 苦人儿, 此子可有本领?

王佐 (白) 若问他的本领么, 他能力敌万人!

陆文龙 (白) 哦! 他、他、他能力敌万人! 嘿嘿……苦人儿, 你说笑话了。

王佐 (白) 怎么?

陆文龙 (白) 他既能力敌万人, 为何不与他父母报仇?

王佐 (白) 哼! 不提“报仇”二字还则罢了, 提起这“报仇”二字, 令人可恨!

陆文龙 (白) 啊, 恨者何来?

王佐 (白) 非但不与他父母报仇, 他如今还认仇人为父呢!
(陆文龙想。)

陆文龙 (白) 啊, 苦人儿! 他叫什么名字?

(王佐含糊地说。)

王佐 (白) 他叫陆文龙……

陆文龙 (白) 他叫什么名字?

(王佐含糊地说。)

王佐 (白) 陆文龙……

陆文龙 (白) 哎，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王佐 (白) 他、他、他叫陆文龙啊！
 陆文龙 (白) 呀呀呸！胆大苦人儿，分明戏耍你王爷！快将此事说明便罢；如若不然，我便杀了你！
 (乳娘急拦。)
 乳娘 (白) 哎呀殿下！这就是你全家被害的故事啊！
 (陆文龙摘图。)
 陆文龙 (三叫头) 爹爹！母亲！哎呀！
 (陆文龙昏迷。)
 王佐、
 乳娘 (同白) 殿下醒来！
 陆文龙 (二黄导板) 听一言来珠泪掉，
 (三叫头) 爹爹！母亲！爹娘啊！
 (陆文龙哭。)
 陆文龙 (二黄散板) 不由小王恨难消。
 三尺龙泉出了鞘，
 (陆文龙欲行。)
 王佐、
 乳娘 (白) 哪里去？
 陆文龙 (二黄散板) 斩尽金兵归宋朝。
 王佐 (白) 公子啊！
 (二黄散板) 公子做事莫急躁，
 快想良计回南朝。
 陆文龙 (白) 哎呀恩公啊！那贼见岳元帅闭门不出，定于明日要用铁浮图攻打宋营，如何是好？
 王佐 (白) 这有何难，待我修下书信，公子绑在箭头，射入宋营，请岳元帅即刻移营。
 陆文龙 (白) 好，待小侄磨墨。
 王佐 (白) 待我写来。
 (王佐修书。)
 陆文龙 (白) 恩公、乳娘请上，受我一拜。
 (陆文龙拜。)
 王佐 (白) 不必拜了。
 陆文龙 (三叫头) 爹爹！母亲！我那亲——
 (乳娘、王佐急掩陆文龙口。陆文龙强抑制住。)
 陆文龙 (白) 罢！
 (陆文龙下。)
 王佐 (白) 他明白了！
 乳娘 (白) 是呀，他这才明白了。
 王佐 (白) 他明白了，我残废了。
 (乳娘、王佐同下。)

【第十五场】

(王贵、郑环同上。)
 王贵、
 郑环 (同白) 奉了元帅之命，巡营瞭哨。就此前往。
 (落下箭书。王贵拾箭书。)
 王贵 (白) 这有箭书一封，速速报与元帅知道。
 有请元帅。
 (四宋军、岳飞同上。)
 岳飞 (白) 何事？
 王贵 (白) 现有箭书一封，元帅请看。
 岳飞 (白) 呈上来。

(〔牌子〕。岳飞看信。)

岳飞 (白) 众将进帐。
(严正芳、何元庆、岳云、狄雷同上。)

严正芳、
何元庆、
岳云、
狄雷 (同白) 参见元帅，有何吩咐？
岳飞 (白) 命你四人，各领三千人马，按东西南北，四路埋伏，听本帅信炮一响，一齐杀出，不得有误。

严正芳、
何元庆、
岳云、
狄雷 (同白) 得令。
(严正芳、何元庆、岳云、狄雷同下。)

岳飞 (白) 王贵、郑环听令。
王贵、
郑环 (同白) 在。
岳飞 (白) 今晚大营虚张灯火，你二人左右策应，诱敌深入。
王贵、
郑环 (同白) 得令。
(王贵、郑环同下。)

岳飞 (白) 众将官，将大营移至凤凰山去者。
四宋军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十六场】

(四金兵、四金将、陆文龙、兀术同上。)

兀术 (白) 儿啊，今晚为父要用铁浮图、火炮攻打宋营，我儿看守大营。
(陆文龙不答。)

兀术 (白) 这孩子！
儿啊，今日炮击宋营，命你看守大营，你听见了没有？

陆文龙 (白) 我知道啦！
兀术 (白) 这孩子长了脾气啦！
儿郎的，起兵前往。
(兀术上马，四金兵、四金将同下。陆文龙怒视兀术，兀术回马。)

兀术 (白) 孩啊，孩啊！我看你是怎么好！
(兀术下。陆文龙一望。)

陆文龙 (白) 有请恩公、乳娘。
(王佐、乳娘同上。)

王佐、
乳娘 (同白) 怎么样了？
陆文龙 (白) 那贼带兵出战，趁此机会，请恩公与乳娘快快逃回宋营。
乳娘 (白) 快快带马！我们得回南朝了！
(陆文龙带马，乳娘上马，下。陆文龙请王佐上马，王佐谢辞，陆文龙坚请上马，王佐单臂欲上，不得力，陆文龙抱王佐上马。王佐下。)

陆文龙 (白) 待俺放起火来。
(陆文龙放火，上马，下。)

【第十七场】

(〔牌子〕。四金兵、四金将、兀术同上。)

四金兵、

四金将 (同白) 来到宋营。
兀术 (白) 架炮攻打。
四金兵、
四金将 (同白) 宋营乃是空营。
兀术 (白) 啊! 中了他人之计也!
(报子上。)
报子 (白) 大营失火!
兀术 (白) 殿下呢?
报子 (白) 不知去向。
兀术 (白) 去你娘的!
(报子下。)
兀术 (白) 儿郎的, 寻找殿下。
(四宋军引岳飞同上, 同开打, 兀术、四金兵、四金将同败下, 岳飞、四宋军同追下。严正芳、何元庆、岳云、狄雷、四金将同上, 对锤, 四金将同败下。兀术上, 开打, 严正芳、何元庆、岳云、狄雷同下。)
兀术 (三笑) 哈哈, 哈哈, 啊哈哈。
(陆文龙上, 刺兀术, 兀术大惊, 闪避, 落马, 握陆文龙枪头。)
兀术 (白) 哎呀, 儿啊! 你怎么杀起你皇阿妈来啦!
陆文龙 (白) 兀术啊兀术! 十六年前, 你这老贼攻破潞安州, 害死我一双爹娘, 今日我定报此仇。看枪!
兀术 (白) 哎呀儿啊! 难道你就不念这十六载养育之恩么?
(陆文龙哭, 强制住。)
陆文龙 (白) 呸! 似这等国仇家恨, 不共戴天, 还说什么养育之恩! 休走, 看枪!
兀术 (白) 哎呀!
(陆文龙欲刺兀术, 四金将同上, 同架枪, 兀术逃下。陆文龙、四金将同开打, 四金将同败下。四宋军、严正芳、何元庆、岳云、狄雷同上, 同用锤困住陆文龙, 岳飞、王佐急同上。)
王佐 (白) 怎么一家杀起一家来了! 不要动手, 此乃陆公子, 见过元帅。
陆文龙 (白) 小侄归降来迟, 叔父恕罪。
岳飞 (白) 公子归国, 其功非小。一同回营去者。
(岳飞、王佐、陆文龙、严正芳、何元庆、岳云、狄雷、四宋军同下。)
(完)

(1)或作:

王佐 (白) 想俺王佐, 自投宋以来, 寸功未立, 怎能思得一计, 混进番营, 顺说那陆文龙来降, 岂不是大功一场, 名垂千古?

(2)原本系传汤怀。考之《说岳》, 汤怀自刎, 在此段故事之前; 现京剧《汤怀自刎》亦仍流行, 为避免前后倒置, 故改为王贵。

(3)此段唱词, 或作:

王佐 (二黄摇板) 这断臂的情由休要讲,
说了出来我的罪难当!
待等公子回营帐,
全凭太太作主张。
我把他父母的冤仇细细讲,
言语打动他心肠;
但愿得文龙归宋往,
扫平了金人把仇偿。